

3.2 单字调中的情况

3.2.1 调值

周边吴语以阴入调值高于阳入为主，金沙、海门和苏州等方言都如此（见表2）。^①但二甲话正好与此相反，阳入高于阴入。其实，与二甲同样的现象也见于二甲相邻的余西和四甲，还见于南通等江淮官话地区里（参看《江苏省志》，1998年）。可见这是与江淮官话共同的特点之一。

表2 二甲及周边方言的入声调值

调类	二甲	四甲	金沙	海门	苏州	南通
阴入	34	33	43	4	43	42
阳入	4	55	34	2	23	5

3.2.2 喉塞尾

入声韵母带喉塞尾[-ʔ]是吴语和江淮官话共有的特点。但是，金沙话入声韵母的喉塞音很弱，阳入比阴入更弱，几乎听不出来（汪平，2010：205）。二甲话入声韵母的喉塞音也有类似的情况，但阴入比阳入更弱，这点正好与金沙话完全相反，值得关注。图1和图2分别显示了二甲话阴入字“八”和阳入字“拔”的声波图（73岁女声），喉塞引起的峰状突起（箭头处）相比较起来，图1不明显，而图2却非常明显，说明阳入字还保留着较为明显的喉塞韵尾。^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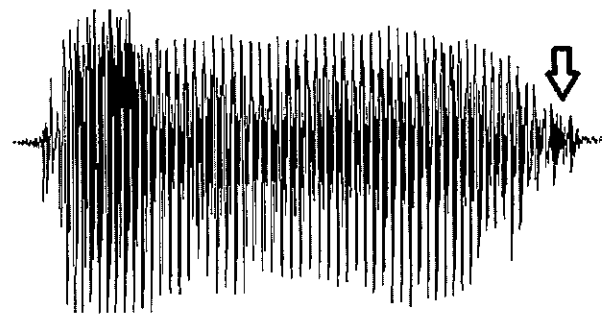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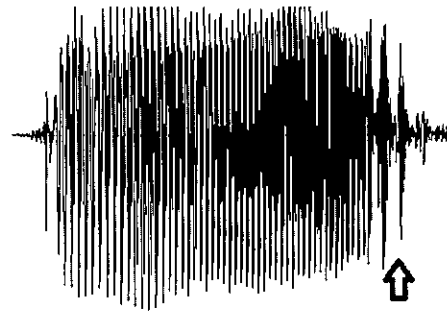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拔

3.2.3 时长

阴入字在单独发音的情况下，喉塞不甚明显，也念得比较缓慢。从单字调时长均值的对比来看（见表3），阳入在七个调类中时长最短，但至于阴入，男女均值在300毫秒左

^① 海门（王洪钟，2011）；苏州（汪平，2011）。

^② 本文用praat软件对录音样本进行声学分析，采用Xu, Yi (2005—2012)的ProsodyPro.praatscript进行测量。录音机Marantz—PMD561，录音话筒AKG—C520。图表中女声都是华淑敏女士（73岁），录音时间2017年3月4日，表3中男声是曹鸿义先生（77岁），录音时间2017年3月5日。每个调类中选了两个例字（包·刀、跑·桃、宝·岛、抱·稻、报·到、八·百、拔·白），对每字4遍的发声数据进行测量。关于声学分析的步骤及方法，承蒙神戸大学高桥康德先生的热情指导，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！

右，甚至男声的阴入字已超过上声的时长，大多数音节并不短促。众所周知，吴语的入声字有两项音韵特点：一是带喉塞尾；二是音长短促。从这点来看，二甲话的阴入字已不是典型吴语的入声字了。无论喉塞尾是否保留，单字调阴入音节听起来都像舒声。

表3 男女声单字调时长对比

单位：ms

调类	阴平	阳平	上声	阴去	阳去	阴入	阳入
男声	339	392	271	374	311	277	215
女声	309	397	300	384	342	293	209

3.2.4 音高

图3是女声阴去、阴入和阳入在单字调中的音高对比，在听感上阴去和阴入都被认为是中升调34，但图中曲线表明两者的实际调型是凹形，可作323。因为现在只有一位女声的分析数据，所以还不能确定二甲话单字调的实际调值，在此只讨论阴入字和阴去字及阳入字在音高上的区别。

图3显示了阴入和阴去在音高上区别不大，两者都是一条明显的缓升曲线，只是上升的时间不同，阴入比阴去短一些。至于阳入，起点较低，而且是急升曲线，终点较高，显然与阴入有较大的区别。可见二甲话的阴入虽然是入声调，但从其声学特征来看，已不是典型吴语的入声调了，正处于向阴去靠拢，走入舒化的过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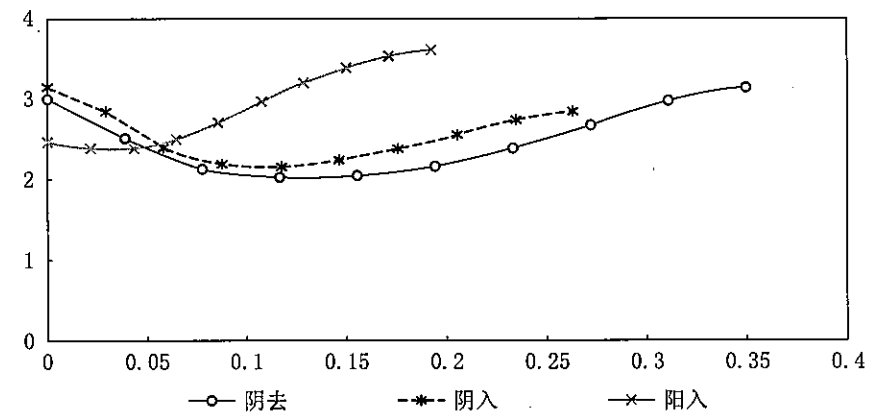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女声阴去、阴入、阳入在单字调中的音高曲线（T值）（单位：s）

3.3 双字调中的情况

3.3.1 阴入字

阴入字在单字调中舒化程度较高，但词组中的情况较为复杂，处在前字位置与后字位置时，喉塞音的保留情况下存有差异。总体来说，当阴入字处于前字位置时，喉塞音保留的较多，如“八”字在单独念时，已没有明显的喉塞音（见图1），读[pa³⁴]。但在词组中前字位置出现时，却有明显的喉塞成分，音长也短促，而且音高稍微下降，实际调值可以记作32，而现作3，如“八仙”[pa³ɕi⁴⁴]。为了对照方便，下面列举前字和后字相同的字组来进行比较。表中12345678分别代表阴平、阳平、阴上、阳上、阴去、阳去、阴入、

阳入调类, 如 71 表示阴入和阴平的调类组合。有的调类组合里出现两种调式, 前者为男声调式, 后者为女声调式。① 试比较:

例字	调类组合	字组	连调调式	实际音值 ②
北	17	江北	44 + 34	tsiā po
	71	北京	3 + 44 / 3 + 45	poʔ tein
骨	27	头骨	24 + 34	dei ko
	72	骨头	3 + 34	koʔ dei
色	37	彩色	55 + 3	tsʰe səʔ
	73	色彩	3 + 55 / 3 + 51	səʔ tsʰe
发	47	理发	53 + 34 / 55 + 33	li fa
	74	发冷	3 + 53 / 3 + 51	faʔ lən
客	57	顾客	34 + 34	ku kʰə
	75	客气	3 + 34	kʰəʔ teʰi
国	67	外国	22 + 34 / 32 + 21	ue ko
	76	国外	3 + 21	koʔ ue
一	67	万一	22 + 34 / 33 + 34	fvǎ ie
	76	一万	3 + 21	ieʔ fvǎ
出	77	发出	3 + 34	faʔ teʰyo
	77	出发	3 + 34	teʰyoʔ fa
笔	87	墨笔	4 + 34	məʔ pie
	78	笔墨	3 + 4	pieʔ məʔ

仅仅就上表中已列出的语料进行分析, 虽然是同一个阴入字, 不同的位置上有不同的表现: 前字位置上的阴入念短促调 3, 后字位置上的阴入以读中升调 34 为主。听感上来说, 前字位置的阴入字接近于典型吴语(如上海话)的入声调, 而后字位置的阴入字都像舒声字。其实也有个别字, 不管在前字位置或后字位置, 都仍然表现出短促调。如“色”字, 不管在“彩色”或“色彩”里, 都读为短促调 3。可见阴入字处于词尾位置时, 舒化程度虽高, 但喉塞音还没完全失落, 正在弱化的过程当中。

我们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, 在两字组组合中, 如此处于舒化状态的字, 当在其后面再添加一字时, 又会呈现出未舒化的状态, 即音长变短促。例如:

例字	调类组合	字组	连调调式	实际音值
角	17	三角	44 + 34	sǎe ko
	177	三角尺	44 + 5 + 34	sǎe koʔ tsʰə
北	27	湖北	24 + 34	hu po
	273	湖北省	22 + 4 + 53 / 22 + 4 + 51	hu poʔ sən

① 表中男声是曹洪义先生(70岁), 女声是华淑敏女士(73岁), 录音时间2017年3月4日。

② 表中音标采用实际音值。二甲话中阳调类字开头的 [fi] 声母几乎听不到喉擦音, 浊擦音的 [v] 声母有明显的清擦音段, 可以记作 [fv]。

发	47	理发	53 + 34	li fa
	475	理发店	55 + 3 + 34	li faʔ tʰi
客	67	会客	22 + 34 / 33 + 34	ue kə
	677	会客室	22 + 4 + 34 / 33 + 4 + 34	ue kəʔ sə
国	67	外国	22 + 34 / 32 + 21	ue ko
	672	外国人	22 + 4 + 44 / 33 + 4 + 44	ue koʔ ŋin
发	77	出发	3 + 34	teʰyoʔ fa
	773	出发点	3 + 4 + 53 / 3 + 4 + 51	teʰyoʔ faʔ tʰi
作	87	合作	4 + 34	hoʔ tso
	872	合作人	4 + 5 + 23	hoʔ tsoʔ ŋin

3.3.2 阳入字

阳入字不仅在单独发音的情况下保留着喉塞音, 在字组中也较稳定地保留着喉塞特征。总体来说, 现阶段二甲方言中, 阳入字的舒化程度相对较低, 无论是单字发音还是在词组中的发音, 都能够较稳定地保留喉塞成分, 音长也短时。

四 总 结

以上重点叙述了二甲方言入声音节的声调特征, 从中可以发现, 阴入字的舒化程度要领先于阳入字。其实所谓入声的舒化现象比较常见于吴语及徽语的部分方言里, 但是与清入相比, 浊入更容易归入舒声调(曹志耘, 2002: 444), 就是说阳入的舒化领先于阴入(徐越、朱晓农, 2011: 269)。二甲话入声也正处于走入舒化的过程中, 但其演化方式是阴入领先阳入, 即与周边方言完全相反, 这点显得非常特别。

喉塞尾入声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: 第一阶段喉塞尾逐步弱化, 音节时长逐渐变长; 第二阶段喉塞尾完全脱落, 时长上的舒促对立消失, 但还保留入声调类, 入声调值不变; 第三阶段入声并入其他调类, 最终消失(宋益丹, 2009: 171)。二甲话阴入字的喉塞尾正处于弱化至消失的阶段, 即在第一阶段至第二阶段的过程中。

在调值上, 二甲话阴入字与金沙话阳入字极其接近。从内部来看, 二甲话阴入字的调值与阴去接近。这给我们启示, 入声舒化的原因, 可能与调值有关。要证实这一点, 还需要更多的材料与更深入的研究, 本文暂不做讨论。

参考文献

- 鲍明炜. 江苏省志·方言志 [M]. 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1998.
 鲍明炜, 王 钧. 南通地区方言研究 [M]. 南京: 江苏教育出版社, 2002.
 曹志耘. 吴徽语入声演变的方式 [J]. 中国语文, 2002 (5).
 大西博子, 季钧菲. 江苏二甲方言音系初探 [J]. 近畿大学教養·外国語教育センター紀要(外国語編), 2016, 7 (2).
 卢今元. 吕四方言记略 [J]. 方言, 1986 (1).
 卢今元. 浦东话、金沙话与南通话的比较 [C] // 吴语研究.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03.
 宋益丹. 南京方言中的入声喉塞尾实验研究 [J].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, 2009 (2).

- 陶国良. 通州方言概况和金沙话 [C] // 吴语研究.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03.
- 通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. 南通县志 [M]. 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1996.
- 王洪钟. 海门方言研究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1.
- 汪平. 江苏通州方言音系探讨 [J]. 方言, 2010 (3).
- 汪平. 苏州方言研究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1.
- 徐铁生. 通东方言与金沙方言归属刍议—兼论两种方言的形成及其与南通方言的关系 [C] // 吴语研究.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03.
- 徐越, 朱晓农. 喉塞尾入声是怎么舒化的一孝丰个案研究 [J]. 中国语文, 2011 (3).
-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. 中国语言地图集 (第二版) 汉语方言卷 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2.

(大西博子 近畿大学经济学院 honishi@kindai.ac.jp)

从昆曲字腔看明代中州韵四声的调型

邓 隽 邓岩欣

昆曲工尺谱反映的语音是明代的所谓“中州韵”，这是一种戏曲语言，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方言。明末曲论家沈宠绥在《度曲须知》“入声收诀”中说：“北叶《中原》，南遵《洪武》，音韵分清，乃称合谱。”就是说唱曲时北曲字音要合乎《中原音韵》，南曲字音要遵循《洪武正韵》。因此清代王德暉的《顾误录》说：“前人遵字音，惟《中原音韵》一书，迨后填词竞工南曲，而登歌者遂尚南音。入声仍归入唱，尽反《中原》之音，一遵《洪武正韵》。其改之未尽者，尤带《中原》音响；其趋承太过者，又甚至以南音溷投北词，遂至南北混淆。”正因为有在唱曲时有“南北混淆”之弊，清代沈乘麐遂以明代《中州全韵》为底本，参以《中原音韵》与《洪武正韵》，编成《韵学骊珠》一书。《韵学骊珠》被认为是昆曲“中州韵”的字音规范，然而这规范只不过是一种超现实的戏曲语言，并非当时某一方言的实录，充其量可算作当时流行于官场的“官话”，而其中人为地塞入了不少中古音的成分。本文不讨论这所谓的“中州韵”的声韵，仅从昆曲谱记载的“字腔”来考察其字调，以期还原“中州韵”四声的调型，并拟测其调值。

昆曲谱曲“依字声行腔”，即根据曲字的调值走向谱出相应的旋律走向，此即所谓“字腔”。字声有平上去入，每一声调的字行腔自有一定的规范。明代昆曲存世曲谱未见有标以工尺的，现存最早的昆曲工尺谱是《南词定律》。昆曲工尺谱是在每个字旁标出工尺，最少的一个工尺，多的可达十几个工尺。不过，昆曲工尺谱字旁的工尺不完全是“字腔”，南宋张炎在《词源·讴曲旨要》中说：“腔平字侧莫参商，先须道字后还腔，字少声多难过去，助以余音始绕梁”，也就是说为了美听，有时需要加一些“过腔”或“润腔”，因此分析“字腔”时必须厘清这些多出来的成分。传世的昆曲工尺谱很多，较早的标以工尺的文献有以下四种：

- ①《南词定律》，清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）吕士雄等编辑
- ②《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》，清乾隆六年（1741）和硕庄亲王允禄奉旨编纂。
- ③《吟香堂曲谱》，清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古吴冯起凤参定。
- ④《纳书楹曲谱》，清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苏州叶堂编著。

前两种相当于“曲典”，按宫调曲牌记录单个的一支支曲子，后两种相当于“戏谱”，按剧目折子记录完整的一折折戏。工尺谱现今能视唱的人不多，当下所出昆曲曲谱多为简谱。其中以《振飞曲谱》为唱曲者必备。《振飞曲谱》与工尺谱《粟庐曲谱》属于同一系列，可以说是《粟庐曲谱》的简谱版，比较清代工尺谱对“字腔”有了更为细致的记录，可以看出其中的“腔格”。

清代以来的工尺谱为后人保存了许多古代剧目的曲唱，同时也为研究当时字声的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。工尺谱与简谱的换算关系其实也很简单（见图1）。

《牡丹亭》是明代汤显祖的代表作，《南词定律》里就选入了《牡丹亭》的曲子作为范例，其中有《惊梦》一出中的【醉扶归】。本文拟以【醉扶归】为例，综合早期最有影响的4种工尺谱，分析其中的字腔，了解其腔格及其衍变，以此作为讨论明代“中州韵”四声调型的依据。